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代間照顧關係：台灣都會地區成年子女的質性訪談研究

The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Relationship: A Qualitative Inquiry of Adult Children's Experience in Urban Taiwan

doi:10.30074/FJMH.201003\_23(1).0004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23(1), 2010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3(1), 2010

作者/Author：利翠珊(Tsui-Shan Li);張好玥(Yu-Yueh Chang)

頁數/Page：99-12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1003\\_23\(1\).0004](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1003_23(1).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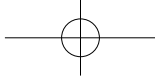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第二十三卷(2010) 第一期 99-124頁

惠文設計印刷  
TEL: 02-2311566 • FAX: 02-23117018

校對文稿專用章		簽章：
99年	一校 <input type="checkbox"/> 二校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 校 <input type="checkbox"/>	
2月	請仔細校對簽名確認：	
23日	<input type="checkbox"/> 須再校對 <input type="checkbox"/> 即可印刷	
印刷 (抽印本) 數量：		本

研究論文

## 代間照顧關係：台灣都會地區成年子女的 質性訪談研究

利翠珊 張好玗

**研究目的：**「老人的安養與照顧」議題在人口結構逐漸轉變的現代華人社會中越來越受到重視，本研究主要探討華人社會中，成年子女如何因應父母逐漸老去所需面對的照顧需求，並以「性別」、「婚姻」與「代間關係」為研究主要的關注焦點。**研究方法：**本研究採用具探索性且有助理論建構的質性訪談研究，並透過訪員認識、親友介紹與受訪者介紹等管道招募研究參與者，共邀請34位30～55歲之間的成年子女接受訪談，研究參與者的性別男女各半，已婚與未婚者各占50%。**研究結果：**成年子女對年老父母的照顧經驗歸納為三個主題，首先是「代間照顧的方向性」，本研究發現，成年子女似乎是「陪伴」而非「照顧」老年父母，反而是老年父母提供他們各種協助。第二個主題為「家人關係的世代轉變」，研究結果顯示，成年子女照顧父母的經驗中，會出現親子權力反轉的現象，而過去親子關係的良好與否，似乎也左右著成年之後的代間照顧關係。最後是「性別與婚姻的劃界」，未婚女兒似乎較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照顧者，而未婚兒子身上則背負著的家族與經濟期望。此外，女性也會擔心進入婚姻會承擔「媳婦」照顧公婆的角色而失去自我。**研究結論：**本研究發現代間照顧現象具有強烈的心理意涵與相互性，且照顧意願與方式受性別與婚姻牽引。此外，家庭權力移轉過程中兩代的協商亦考驗著成年子女的能力與智慧。

**關鍵詞：**照顧、代間連結、老年父母、質性研究

利翠珊：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教授；美國普度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博士；研究專長為家庭心理學、家庭研究、婚姻與家庭諮商、代間關係。(通訊作者；E-mail: shan@mail.fju.edu.tw)

張好玗：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博士生；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研究專長為人格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親密關係。

收稿：2008年8月14日；接受：2009年5月15日。



airiti

## 一、緒 論

隨著人類壽命的延長，老人的安養與照顧成為各國政府在擬定社會政策時的重要考慮，也被學者視為二十一世紀家庭研究的重要議題(Bengtson, 2001)。受到傳統華人孝道觀念與家庭價值的影響，在老人照顧的議題上，社會對成年子女的期待往往超過對政府福利政策的期待。

這樣的社會期待在傳統農業社會中運行得相當順利，也是社會安定的重要力量。然而，隨著現代人不婚比例的增加、少子化的社會現象，以及逐漸升高的離婚率，華人社會的家人關係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與轉變。特別是台灣社會的老年人口比例已於1993年超過7%的高齡化社會門檻，2007年老年人口比率甚至達到10.2%(林萬億，2008)。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的關係成為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在家庭中，不僅老年父母開始產生危機意識，感嘆子女的不可靠(胡幼慧、周雅容，1996)，成年子女也逐漸感到照顧年老父母所帶來的壓力，而在情感、角色與自我間產生各種矛盾的情緒(利翠珊，2000)。本文將從高齡化社會普遍面臨的照顧難題出發，討論家庭中的代間關係將如何受到這種社會現象的衝擊，再從「性別」與「婚姻」的角度切入，探討其對代間關係的結構性影響，最後再從實徵研究的資料來豐富我們對家庭代間關係的理解。

### (一) 高齡化社會的照顧難題

「老人照顧」在過去「人生七十古來稀」的社會中並不是個難題，重視孝道的華人社會多將老人視為社會主要的資產，也是家中之寶。他們所傳承的知識與智慧以及家族中人力的相互支援，沖淡了照顧老人的勞力與經濟付出。因此，當一個人年老體衰之時，「家庭」自然接下老人照顧的工作。

但是，隨著社會的改變以及高齡化的人口趨勢，老人照顧的難題逐漸浮現，成為一項新興的社會議題，也獲得各種不同學科的關注。女性主義者就曾經指出，傳統以「家庭」為中心的照顧方式，使得「照顧」被定義為一份「愛的勞務工作」，而照顧者多由女性來擔任的現象，也使得女性產生許多負荷與壓力，並出現「貧窮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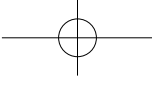
女性化」的另一項新的社會問題。因而女性主義模式主張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注意到提供家庭照顧者必要的支持，並確保社區式老人照顧服務的普及性(呂寶靜，1999)。

另一方面，護理人類學的觀點基於對老人健康照護品質的重視，也看到了在家庭照護過程中，家人彼此之間對「照顧標準」並不見得有一致的共識，因而難以界定什麼是「好的」或「有品質」的照顧；此外，家人在目睹老人因老化所帶來的生活改變下容易出現「老化焦慮」，也因此建構了照顧者本身的負荷(許敏桃，2001)。

由上述的討論看來，照顧老人在當代社會中，似乎不再是家人所樂於承擔的工作，但是在政府福利支出緊縮的情況下，一時之間似乎也難透過全面性公共政策的制定，來提供個人或家庭必要的支持與協助；再加上華人傳統對家庭價值的重視，家庭化或是女性化的老人照顧暫時仍可能是大多數人的選擇。只是，成年子女眼見父母逐漸老去時所產生的心理壓力或憂慮，以及兩代之間如何面對傳統家庭中尊卑關係之變化，在文獻中並未獲得足夠的探討，這也是本研究所欲著力之處。

從家庭系統互動的角度來看，當成年子女感受到照顧父母是一項龐大的壓力時，父母一方也會間接承受到一些壓力，因而影響彼此關係的品質；而兩代關係的好壞也可能再回過頭來影響子女的照顧行為甚至重大的照顧決定。不過，另一方面，華人文化向來賦予父母較高的權柄，這種父母的權威是否會表現在代間照顧關係上，而使得父母對子女的照顧行為有所規範，甚或影響各種照顧決定，頗值得繼續觀察。

此外，兩代之間觀念的差異也是影響關係互動的重要因素。謝美娥(2003)的研究指出，老人與子女在代間照顧議題上確實存在著一些看法的差異。在社區或家庭中由子女照顧的受訪老人往往會提到兒女的孝順與周到，但子女則會提到一些相處上的壓力，並指出親子間和諧人際互動的重要，但這部分並未被同住的老人特別指出；該研究也發現，無論老人是自願或被動地住進養護中心，一旦老人住進去了，子女多表示滿意，但是老人則會有「做客」的感受，嘗試調整與機構人員的關係，努力做到不被機構討厭。可見代間照顧決定與代間關係在父母與子女身上有相當不同的狀況。



國內研究孝道的學者葉光輝(1997)則指出，台灣民眾的孝道觀念會受到四種因素(亦即：威權、情感、交換、宗教)的作用，而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有所消長。他曾經以傳宗、繼志、奉養等三個假設性的孝道困境情境為測量工具，指出五種孝道的因應模式，並發現在「奉養服侍」的困境下，39%的成年人會採取「自我犧牲」的模式因應(葉光輝，1995)。可見照顧與奉養父母往往與成年子女的個人利益有所衝突，使他們必須在困境中有所妥協。不過，子女的「自我犧牲」有何限度，以及他們在面對照顧的責任與自身的孝道焦慮時，將如何自處，這些疑問在過去研究中並未被充分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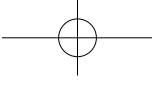
## (二) 代間照顧關係的性別與婚姻考量

「性別」在華人文化傳統中對於人際關係的界定具有相當決定性的力量，男性優先、男尊女卑的社會關係使得「生兒」比起「育女」來說值得慶賀多了。一般民間有所謂「養兒防老」之說，卻並無「養女防老」的期待，主要的原因在於女兒在成年之後要嫁作人婦，不再能倚靠終老，因而老年的奉養祭祀只有靠兒子來完成。有趣的是，在家庭中實際運作的狀況又是女人擔任主要的照顧者。近年來國內的一些研究顯示，老年人逐漸體驗到女兒比兒子貼心、生兒子不見得比生女兒好等感受(利翠珊，2002)，可見性別間的嚴明界線似乎在現代社會有些鬆動。

或許是因為女性向來被視為具有溫暖與關懷的特質，文獻中一致地指出在代間照顧關係中女性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George(1986)對510名家庭照顧者的研究就發現，成年子女對父母的照顧中，有超過90%的照顧者都是女性；Horowitz(1985)的研究也顯示，兒子通常只有在家中無其他姊妹可提供照顧時，才會成為父母的主要照顧者，且通常會相當仰賴太太的支持，他們自己則較少提供父母隨手的協助(hands-on services)。西方學者甚至指出，在代間照顧的議題上，「性別」是最具有預測力的變項(Guberman, Maheu, & Maillé, 1992)。

國內學者呂寶靜(1999)則是從另一個觀點來剖析這個問題，她認為社會上「女性優先」的照顧法則一方面合法化了男性優勢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過度誇大了女性個人意願的情感部分，致使女性無法脫離「照顧者」的角色與壓力。她指出，勞動市





airiti

場的性別化本質，使得女性薪資普遍低於男性，因為她們擔任家庭照顧者的成本較低，所以辭去工作的可能性也較高；而當她們在家從事無酬的勞務照顧工作時，又會形成「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透過這樣的機制進一步合法化了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次級地位，使得女性再一次陷入無法脫離的照顧者處境。

除了性別這個顯著的議題之外，代間照顧關係的研究也注意到了「婚姻」帶來的影響。西方的研究顯示，男性進入婚姻後，配偶自然而然會成為提供照顧的一員，有趣的是，雖然90%的媳婦擔負家中主要照顧者的工作，但她們卻往往視自己為次要照顧者，因為她們認為自己在照顧工作上並沒有太大的決定權(George, 1986)。

相對於西方核心家庭為主的社會，國內偏高的折衷家庭或大家庭居住型態更突顯了性別與婚姻共構的家族矛盾。溫秀珠(1996)曾經從文化規範的脈絡來檢視這個現象，她指出華人文化對兩性照顧工作的期待不同，因而使得女性會有「男性比較粗心」、「男人不會做照顧的工作」、「男人要工作比較沒空」…等意識型態。而這樣的想法受到娘家母親的教誨在婚後更加鞏固，在「女兒」婚後成為別人的「媳婦」之時，女性在照顧工作上很自然地就會出現自我犧牲的心態，形成「強迫的利他主義」。溫秀珠認為，這一套文化的邏輯使得家庭照顧工作出現「名」與「實」不符的情況，也就是說，兒子雖然具有照顧與奉養父母之責，但是在實際執行照顧工作時，卻很巧妙地轉移到媳婦身上，使「她」來完成「他」的工作。此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華人文化中「養兒防老」的期待所指向的是「兒子」而非「女兒」，但這項期待必須進一步透過兒子成婚，娶別人家的「女兒」成為「媳婦」才能真正實現。

藍佩嘉(2008)在探討雇用外籍監護工以取代家庭照顧人力時，曾以「外包孝道」來說明女性在進入婚姻之後所承接的服侍公婆的媳婦責任。為了脫離這樣的處境，她們將這份壓力「外包」出去，而這外包的孝道其實本來應是先生的孝親勞動責任。其進一步指出，夫妻之間的「性別轉包」加上聘雇外傭的「市場轉包」，形成了「孝親照顧的轉包鏈」的社會機制。至此，我們可以看到成年子女與父母的照顧關係是如何一層一層地鑲嵌在家庭系統與文化規範之中，且在社會變遷下呈現多種



樣貌。

以上的論述均指出，女性在照顧工作上是被歸責卻無權的一方，而婚姻似乎又進一步強化了女性的弱勢處境。考量進入婚姻的得與失之餘，越來越多的女性不再以進入婚姻做為人生最重要的目標，女性單身的比例逐年升高也已成爲一個明顯的社會現象(趙淑珠，2003)。近年來，國內開始有一些研究以此族群為對象，指出她們在心理適應、生涯規劃、婚姻觀等層面上的特性(趙淑珠，2003；楊美慧，1990；楊茹憶，1996)。不過，單身族群如何面對父母年老需要照顧的事實，則是研究上尚待探討的領域。尤其是在生育率下降，有能力提供照顧的人口逐漸減少的情況下，單身女性是否會因為「性別」與「照顧角色」長久以來的連結，而成為家中的主要照顧者頗值得探討；而在家庭照顧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單身男性是否能自外於照顧工作亦值得觀察。

### (三) 研究的構思與問題

綜合上述，本研究出於對社會變遷現象下家庭老人照顧議題的關切，指出了此議題對已婚、未婚成年男女所帶來的心理衝擊與困境。而代間照顧議題所牽涉到的性別、婚姻、情感、角色、自主、權力等議題，更是許多過去研究中試圖處理卻尚未充分討論的部分。

為瞭解成年子女與年老父母照顧關係中所呈現的內在思維與心理衝擊，本研究透過質性訪談資料的收集，試圖進一步了解成年子女如何面對父母照顧的問題，以及他們在代間關係中如何處理與父母關係的變化。此外，本研究除了希望瞭解文獻中提到擔負最多照顧之責的已婚女性的經驗之外，也對研究中尚未被關切的族群(如：單身族群、男性族群等)有更進一步的接觸與認識，瞭解他們在代間照顧決定中所遇到的個人生活與奉養責任的衝突。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研究主張，重視在自然情境中，探究與理解



研究參與者生活世界(the life world)中的各種現象與行為的意義(Schwandt, 2000)。在研究取徑上，則是較為接近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作法，以期發掘(discover)、發展(develop)、暫時證實(provisionally verify)某一個社會現象(Strauss & Corbin, 1990)。以下將分別說明本研究之參與對象、研究程序與資料分析的方式。

## (一) 研究參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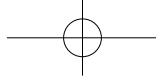
本研究透過訪員認識、親友介紹、受訪者介紹等三個管道，以招募居住於大台北都會地區，年齡介於成年期中段，30~55歲之間，父母邁向老年(60歲以上)的逾適婚年齡的單身女性、已婚女性、單身男性以及已婚男性為目標，實際招募時是以擴大樣本異質性為目標，考慮到不同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工作狀況、經濟收入、宗教等因素，並在研究過程中，循理論取樣(theoretical sampling)的原則(Jane & Jane, 2003/2008)，根據潛在受訪者對理論概念發展的貢獻潛能，決定邀約其成為研究參與者。本研究的初始樣本是從「性別」與「婚姻」兩個向度來選擇受訪者，在發現受訪者對「照顧」意涵詮釋之差異時，邀約受訪者時即優先選取異質的對象，以豐富理論意涵。考量未婚族群年齡較輕，較無年老父母的現況，因此放寬邀請對象，最後共邀請34名研究參與者接受訪談，其中3名受訪者實足年齡接近30歲，7名受訪者的父母年齡未達60歲。詳細的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見表一。

## (二) 研究程序

在研究的準備階段中，兩名研究者先進行2次的預備會議，擬定訪談大綱、編製訪談同意書、基本資料表、訪談注意事項說明、受訪者聯絡紀錄表、訪談札記等表件，為訪談的各項細節作準備。選定訪員之後，再進行5次的共識會議，會議中除針對研究計畫內容與訪談大綱進行討論外，並分別閱讀6篇質性研究方法的文章後彼此討論，最後再由訪員各自進行一次試訪，討論訪談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正式訪談是由2名研究者、1名研究生以及1名大四學生分別進行。4名訪員中，3名為女性，1名為男性，均曾受過訪談訓練並具有訪談經驗。訪談的內容主要是以研究者對代間照顧議題的先前理解為基礎，在訪談過程中引導受訪者自由地表述自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7	50%
	女	17	50%
婚姻狀況	已婚	17	50%
	未婚	17	50%
與父母同住	是	24	70%
	否	10	30%
年齡	29~40歲	18	52.9%
	41~50歲	9	26.5%
	51~60歲	7	20.6%
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1	2.9%
	高中職	9	26.5%
	大專	19	55.9%
	碩士以上	5	14.7%
工作狀況	未工作	2	5.9%
	兼職工作	2	5.9%
	全職工作	29	85.3%
	留職停薪	1	2.9%
家中排行	老大	17	50%
	中間子女	9	26.5%
	老么	8	23.5%
招募管道	訪員認識	4	11.8%
	親友介紹	20	58.8%
	受訪者介紹	10	29.4%

己的經驗、想法、感受與行為。研究者的先前理解包括可能影響代間照顧意願與決定的一些因素，例如過去研究中所提到的三類照顧動機(與照顧者、被照顧者、照顧資源有關的動機)(Guberman et al., 1992)、成年子女與父母的親子關係(威權的？情感的？交換的？)，以及照顧決定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矛盾情緒。所設計的訪談大綱包括詢問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互動歷史、照顧父母的動機、行為、照顧關係的好壞、遇到



的困境衝突、對自己照顧角色的想法，及對自己生活上的影響。

絕大多數的訪談都是在研究參與者的家中進行，訪員在說明本研究的目的之後提供一式二份的訪談同意書，列載研究者的保密義務，說明受訪者在任何時候均可中止研究，以及受訪者閱讀及保有訪談文稿之權利。雙方簽署同意書後，各自保留一份。之後正式開始訪談是由訪員提示受訪者從他/她認為最重要或最感興趣的代間照顧議題談起，並不一定依照訪談大綱的順序進行。而訪談結束後再邀請受訪者填寫基本資料表並致贈小禮物一份。

### (三) 資料分析

在本研究中，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是同時並行的，訪談進行期間，訪員除了在每次訪談結束後必須填寫基本資料表、繪製家庭圖、紀錄訪談札記外，並進行了9次訪談討論會議，針對每一個案例做簡短的報告，並對過程提出檢討；另外，也藉由不同年齡、性別的訪員個人相關經驗的對照與分享，在個人訪談札記之外，激盪出更多觀點。這些觀點亦成為後續資料分析的脈絡之一。

資料分析階段的主要工作在於概念與主題的抽取，除了受到研究者先前理解的影響之外，並以持續比較的方式發展並檢驗各項論證。此處所指的持續比較不僅是案例間的比較，也會注意相反例證(negative cases)所帶來的概念刺激(Patton, 1990)，也包含了與過去文獻中所提到的與女性照顧者及已婚族群照顧者的比較，以及相關概念、理論或觀點的比較。

在實際的操作上，第一個步驟是將本研究中34名參與者的訪問錄音資料謄寫成逐字稿，交由受訪者進行資料檢核，經受訪者確認資料的符合度(34名參與者填寫的符合度界於80%-100%之間，平均為97%)後，即開始進行分析。第二步驟是由本論文之兩名作者各自先從逐字稿中畫出重要的敘說片段，並摘要該片段所指涉的重要概念。第三步驟是將訪談逐字稿進行資料的減縮，以「聯集」的方式納入兩名作者認為重要的片段，並將「交集」的部份以底線標出，提醒分析時須特別注意此部分。最後一個步驟則是透過不斷的閱讀訪談資料與討論，在文本與概念之間來回比較，進行不同層次的詮釋分析。此部分的詮釋分析主要是採取Ely(1991)對質性資料



分析的建議，採用「思考單位」(thinking unit)的概念，先從本研究所關心的主題開始聚焦，然後再建立類目，加以組織，形成主題(theme)；此外，也會在過程中注意到「開放」的原則，最終的分析是在過程中形成的(shaping-in-process)。以進行的順序來說，是由本文的兩位作者以下列的兩個軸線來進行：先是從訪談大綱的提問來思考，參考受訪者基本資料與訪談札記，以掌握訪談的脈絡；之後再用「婚姻」、「性別」、「權力」、「照顧者角度」、「被照顧者角度」、「其他照顧議題」等「思考單位」(thinking unit)，進行概念間及跨案例的比較，進而形成本研究結果中所顯現的各項「主題」。

### 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本研究中，一些重複出現的經驗被歸納出三個重要的主題，分別是「代間照顧的方向性」、「家人關係的世代轉變」、「性別與婚姻的劃界」。以下將呈現部分研究參與者的說法，以UF、UM、MF、MM分別代表未婚女兒、未婚兒子、已婚女兒、已婚兒子，並就上述三個主題深入探討。

#### (一) 代間照顧的方向性

對老人的「照顧」(care)是世界各國在邁向人口老化過程中廣受重視的議題，前述的文獻探討中曾指出研究上對家庭中老人照顧的決定、照顧的方式，以及其對家庭與老人的衝擊等眾多研究成果，然而當我們用「照顧」一詞來詢問本研究參與者的代間生活經驗時，卻有許多人產生各式各樣的反應：我這樣算是「照顧」他們嗎？他們「照顧」我好像還比我「照顧」他們還多呢！「陪」他、照顧他的「心情」是最重要的！研究者將這些現象分成以下三個部分來探討：

##### 1. 照顧vs.陪伴

「照顧」一詞在「辭彙」中的定義是「垂念關顧」的意思，這短短的四個字包含了認知、情感、行為等層面，有生活的照料，也有心理的關懷。在我們的文化中，有所謂「養兒防老」、「老有所終」等詞，均預設了成年子女對老年父母應有



的照顧與奉養之責，而照顧的多樣性在本研究中也顯露無遺。

有別以往文獻照顧「失能老人」需要較多醫護上的貼身照顧，年老父母/公婆雖有身體功能逐漸衰退的現象，但大致來說多為一些慢性疾病，健康狀況尚佳，研究參與者提到的較多是日常生活隨手協助，如協助父母親就醫(022UF)、修車(026UM)、採買(006MM)等。

除了上述這類生活瑣事的「協助」之外，許多研究參與者不確定自己是否有提供實質的「照顧」，但需要「陪伴」父母則是許多研究參與者共同提到的經驗，像是「很常回去，一個禮拜就回去一次，不然我不會那麼常回去」(030MM)、「每天下班過去看一看、講一下話」(007MF)、「讓他們明白需要的話我們不會拋棄他」(010MF)等。而沒有與母親同住的受訪者016MM，為了陪伴母親，幾乎每週末往返台北桃園兩地，三十年如一日從沒間斷，就是希望可以多陪陪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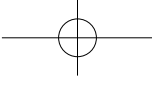
「只要長輩在那邊的話，我認為說我還是要回去，雖然回去幫不了什麼忙…後來跟著年紀越來越大等於回去就是跟他們聊天、吃個飯之後休息一下…平時沒有在家裡，那我假日的話更應該會撥空要回去陪她…反正就是一個禮拜一次嘛，對不對？」(016MM)

「陪伴」不全然是因為父母不需要實質的照顧，它同時也是對父母「期盼」的一種回應。隨著台灣社會經濟條件的好轉，老年父母似乎不再依循「積穀防寒、養兒防老」的農業社會生存法則，等待子女提供金錢的回饋。從本研究受訪者的回答中可以看出，稍有積蓄的父母似乎開始重視自己的自主權，他們不會去要求子女實質的付出，但是會用等待子女下班、詢問何時返家探望等行為表現出他們對子女陪伴的盼望：

「我發現爸爸年紀越大的時候，他對於我的這種情感的這種依賴的程度會越高…比如說像我5點下班，他大概在5點的時候他就準時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問我說：『噢～妳…妳今天會不會回來？』」(020UF)

## 2. 照顧父母的「心」vs.奉養父母的「身」

理解到年老父母需求的轉變，成年子女除了陪伴父母吃飯、喝茶之外，也表現出對父母「心理照顧」的重視，這些照顧的行為像是聊天(010MF、011MF)、傾聽



airiti

(012UF)，或是在父母心情難過時進一步的安慰或鼓勵。028UF與016MM與母親這方面的互動是最好的例子：

「就幫她(按：母親)去罵一罵我爸，可是沒有真的覺得我爸不對…還是要站在一個客觀的角色去…去幫她去找她的正向嘛，就是說妳也不錯，妳現在都可以自己工作…妳已經很棒了…她也是需要被肯定」(028UF)

「我弟弟過世的時候就是她最低潮的時候…我那時候都一直跟她講說我弟弟比較好命…他今天往生…這麼多人在送他…要是我以後是最後一個走誰來送我，對不對！」(016MM)

除了回應父母情緒方面的問題，受訪者中005MF也描述了许多與父母相處的小技巧，如：「老一輩的就是把他當小朋友，像我現在就把爸媽當小朋友」；「你必須去了解這老人家的個性嘛，才有辦法跟他相處」；「只是你不能用頂撞的方法，他軍人下來的，他能讓人家這樣大小聲嗎？」，表現出她對父母心理需求的重視，正因為她如此在乎父母的需求，即使家中仍有未婚的弟弟妹妹與父母相伴，父母仍非常在乎這個已出嫁了女兒的陪伴與照顧。或許是因為照顧的過程帶給她許多成就感，005MF並不以此為苦，對父母乃至公婆的照顧更為貼心、細膩，不僅打破了「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的傳統說法，甚至改變了婆家原有的親子互動方式，拉近與父母乃至公婆的關係。

### 3. 誰「照顧」誰？

從上述的討論中大致可以看到，成年子女對父母的「照顧」似乎逐漸從實質的金錢贍養，轉移到情感上的支持與陪伴。本研究進一步發現，父母資助成年子女的狀況也相當普遍。雖然一些受訪者提到他們會在逢年過節時孝敬父母紅包，但亦有不少人提到來自父母的資助(019MM)、無償的育兒協助行為(005MF、011MF)，以及延續未成年時代的生活照顧(029MM)。

對011MF來說，婆婆雖年事已高，但回顧婚後同住的23年，她相當感慨地說到與婆婆相處的時間比跟自己父母住的時間還要久，而婆婆給予她的協助也遠遠超過她給婆婆的協助；而009MF是忙碌的職業婦女，每天還要載送小孩上下學、補習，常常忙到焦頭爛額，此外，婆婆固定週末來訪，更讓她完全沒有休息的時間，這時





候，媽媽的協助讓009MF有了喘息的機會。

此外，年紀較輕的029MM雖然曾經歷父親癌症住院的事件，協助就醫、接送，也是家中重要的決策者。但是由於母親擔負了許多生活照顧，在經濟上亦不匱乏，所以認為自己才是被照顧的人：

「我不會離開ㄡㄡ(按：地點)的原因就是這樣，爸媽可以就近照顧，這也是互相啦！我的觀念好像是他們都在照顧我…包括我現在結婚當爸爸了，他們還是這樣照顧我，像我來上班，然後晚上十點下班，他們一定在家裡等我，所以我基本上都會回去我爸媽家，然後他們會煮宵夜給我吃，那吃了以後我才會回我家」(029MM)

從上述的訪談結果可以發現，本研究的出發點雖是想蒐集成年子女對父母的代間照顧關係資料，但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卻能輕易地列舉自己受到照顧的經驗，顯示親子相互照顧的現象；也就是說，被照顧的年老父母在其他生活層面上的協助，對子女來說是某種形式的代間互助。在成年子女的父母關係中，「照顧」一詞似乎不再是有明顯的方向性，幼年時期父母對子女理所當然的「照顧」，似乎在子女成年之後立即反饋到父母身上，許多人在邁向老年的同時，仍在「照顧」著他們的子女。

## (二) 代間關係的時代變遷

本研究的參與者多是處於中年階段的成年人，不論其是否已婚、育有子女，在家庭系統中多屬於「承上啟下」的一代，由他們的經驗來看與上一代的關係，可以發現兩個重要的主軸，一是家庭系統中親子之間權力逐漸移轉的現象，二是世代更替下家庭經驗的傳承與阻斷，以下進一步說明之。

### 1. 親子權力的反轉—子代的介入與改變

雖然從父母的角度來看，孩子永遠是孩子，但是成年子女們多可以感覺到年老父母身心上的一些變化。001UF因為母親的一場病，意會到「萬能的媽媽也是需要照顧的」；028UF看到權威爸爸的脆弱、需要被保護的一面，體驗到父親在家中的「位置降下來了」。

面對這樣的親子權力反轉，子代其實握有相當大的主導權，雖然一些受訪者



提到父母權威的心態與行為不易改變，因而在照顧上很難說服父母配合(003UF、008UM、017MM)，但也有的受訪者會善用自己的「權威」，順勢介入改變(005MF、015MM、025UF)，以下分別節錄部分受訪者的說法：

「媽媽都會一直忍一直忍，忍到不行…有天晚上凌晨一點多，我妹就打電話給我說：『姊，媽痛到不行了，你要不要過來？』我說：『你跟她講，叫她現在馬上給我起來穿衣服，我現在馬上過去，我過去的時候她衣服要給我穿好！』因為她都不願意去，你知道嗎？」(005MF)

015MM是家族中最有成就的孩子，也因此和父母及手足之間逐漸建立一些威望。他描述與父親關係的轉變，不僅果斷地要求父親停止對大哥無止盡的經濟資助行為，也介入父親的各種醫療保健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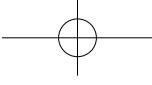
「後來整個資產就轉移到我這由我控管，因為家族恩怨，只要知道我爸有錢就挖個不停，所以到後來我就告訴我爸說封口，往後所有資助由我來審核…我就給他一個選擇：『你到底要怎麼弄，一個是錢自己處理但是你要搬出去自己租房！』…那後來父親的決定當然是由我處理」(015MM)

不過，若是遇到老人家不願意「放手」的時候，親子之間就不免有一場拉鋸戰。子女一方面會自問是否「不孝」，一方面評估父母的要求是否「合理」，在收放之間拿捏。父親想回大陸生活的005MF描述了類似的狀況與作法：

「他(按：父親)就會講說：『喂，你們都沒有家庭觀念…』就說他大陸哥哥的一些子女啊…『對我比較好！』那時候我聽到這裡，我就會很生氣，我覺得，我對你還不夠好嗎？那我就說…『好，老爸，你說要回大陸是不是？』我那時候就故意半威脅他…『好！明天我給你買機票，讓你回大陸，可是有個大前提喔，你要聽清楚，回去不准回來。』他一聽到，不講話了(笑)因為他沒有辦法適應大陸那邊的生活」(005MF)

## 2. 家庭經驗的阻斷與傳承—打破過去的惡、承襲過去的善

雖然受訪的成年子女並不一定都與父母維持著良好的關係，但基於「孝順」的前提，或由於訪談基本上呈現的是經過認知處理的訊息，理智的作用通常大過情緒，本研究基本上看到的是，成年子女努力面對過去的怨、創造未來的善的部分。



airiti

訪談中003UF及018MM都曾經提到童年父親施暴的經驗，過去疏離的親子關係雖然在年長後仍然對彼此的關係有所影響，造成照顧上一些爭執，但也有努力脫困的部分：

「照顧是一定要照顧呀…你就算是爸爸媽媽再怎麼不是…你也沒辦法說真的狠下心說真的把他丟到哪裡去…我就想說我現在有辦法這樣…至少我在這邊很自由…目前這樣現在的日子過的也還好啦，算很幸福了。」(018MM)

至於與父母從小關係就很密切的受訪者，似乎會更努力去維持「家庭」帶給他的溫暖。許多人年少時眼見父母親自照顧上一代的身教(如：024UF、034UM、016MM、006MM、005MF、012UF等)，特別會希望自己能夠傳承這種「家人互相照顧」的價值觀。身為長女的024UF從小家境並不好，父母生了五個孩子，一一拉拔長大的辛苦她看在眼裡，特別無法接受將母親交由旁人照顧。加上先前看到母親一個人照顧臥病的阿嬤，更堅定自己貼身照顧的決定：

「你的父母從你那麼小照顧到那麼大，然後他年紀不小的時候，你請一個人來照顧他，跟你小時候你媽把你帶去給保母帶有什麼不一樣，對呀！我想說，還是自己照顧比較親一點，會覺得放心，因為你菲傭代勞，你不放心，因為有去看到，你會覺得不放心」(024UF)

從上述成年子女的說法來看，家庭中老人似乎已不再握有絕對的權威了，由於子代似乎擁有相對來說較多的資源，他們在與父母互動的過程中，雖然仍有照顧父母的責任感，但是對照顧的方式與盡力程度則有明顯的個別差異。而童年時期親子關係的良好與否，似乎也左右著成年之後的代間照顧關係。

### (三) 性別與婚姻的劃界

對本研究參與訪談的未婚族群來說，由於他們的年齡相對較輕，父母即便邁向老年，其健康狀況相對亦較佳，此時父母對子女的需求往往是「陪伴」大於「照顧」。而針對本研究所關心的「性別」與「婚姻」在代間照顧關係中的意義而言，研究資料顯示，在父母健康尚佳的情況下，不論已婚或未婚的成年子女，他們所提到的照顧行為均包含心理的陪伴、生活上的接送協助，以及輔助的照顧角色。例如



airiti

在已婚族群中，男性藉買東西給父母(013MM)、回去探望父母(030MM、016MM)、充當司機(006MM)等方式付出照顧；女性則提到回去探望父母時一些互動的小細節，或是回應父母情緒方面的問題(005MF、011MF、005MF)。

然而，當父母健康不佳時，「照顧」就不再只是「陪伴」了，此時「未婚」的身分往往使他們會成為家裡主要的照顧人力，除了尚未「成家」的身分容易使父母視他們為「孩子」，認為他們應當聽命於父母，不允許過多的自我意志之外，本研究也發現「女兒」似乎又特別容易成為主要的照顧者，這點似可呼應文獻中所討論的「性別」與「照顧角色」的可能連結。以下分別就文獻中較少談論到的「未婚女兒」、「未婚兒子」兩種角色來描述他們的代間照顧關係，並針對男女進入婚姻後在照顧角色與照顧的責任的轉換深入探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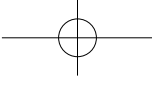
### 1. 未婚女兒—理所當然的照顧者

在受訪的未婚族群中，003UF與012UF均為病中父母的主要照顧者，然而兩者因家庭背景與家人互動關係的脈絡不同，呈現出相當不同的照顧經驗，一個是有許多「不值得」的委屈，另一個則是「甘願受」。以下分別呈現她們的經驗：

003UF的父親罹患慢性心臟病與高血壓，大姊、二姊已婚，家中尚有未婚的哥哥同住，家住附近的大姊平日晚間會回來吃晚餐。由於003UF在安養院從事看護工作，具有照顧老人的知能，因此當年事已高的父親多次進出醫院之後，大姊希望她能夠辭掉工作，陪父親走一段，並提出由其他人共同出資二萬元貼補她的方案。雖然這樣的費用與她擔任看護的收入有一段差距，但是因為抱著「我自己爸爸，當然一定要回來」(003UF)的想法，她毅然辭去工作，也開始了一段辛苦、付出超過所得的照顧工作。其中，與父親在日常生活瑣事上的爭執不斷，以及缺乏姊姊一家人的正向回饋，讓她多次產生「不值得」的感受，並且開始感受到「未婚」身分的不利：

「我爸，他認為就是妳，妳應該要去煮飯，時間到怎麼還不去煮飯？其實我是為他煮飯…他這樣講出來。那我聽了覺得蠻難過的…因為覺得妳，放棄一個月六萬六的薪水在那裡，那妳回來是這種，這種待遇，很不值得！」(003UF)

「我以前根本不想結婚，我覺得結婚好辛苦…你就要開始養小孩，然後房貸車



貸那些什麼的…可是因為跟我爸相處之後…我覺得說我應該去照顧我自己的家總比照顧我爸和照顧我姊他們一大家庭的好」(003UF)

同樣未婚的012UF，很早就考慮到擔負起照顧年老父母的可能性，從住家房子到工作地點的選擇，都加入了照顧父母的考量。或許是由於家中較無經濟的壓力，且從小與父母的關係亦佳，與003UF相比，她似乎較能自然接下照顧責任，也積極面對父親生病住院、母親在家需要陪伴的雙重照顧壓力：

「我當初會買ㄟㄟ(按：地點)這個房子也是因為考慮到說，怕兩個老的，因為畢竟自古以來婆媳問題最多…就考慮到說因為我弟弟結婚，如果婆媳處的不好的話，至少兩個老的也有個出口」(012UF)

以003UF及012UF的經驗來看，未婚女兒對於父母都有一種放不下的心情，在各方面資源充足的情況下，照顧年老的父母是心甘情願的；但是如果沒有獲得足夠的回饋，或覺得責任太重時，壓在身上的擔子會使得自己原先「單身貴族」的身分成了「單身傭人」。

## 2. 未婚兒子一說不出的家族與經濟期望

比起未婚女兒來說，未婚的兒子似乎較少感受到父母貼身照顧的期望，反而有多位受訪者都提到與年老父母最常有的相處狀況是父母「催婚」的壓力(021UM、027UM、032UM)。由於本研究的受訪者對未婚女兒催婚的狀況似乎沒有這麼明顯，研究者猜測這些父母的反應可能不完全只是親職責任未了的焦慮，而可能反映了對兒子娶妻、仰望未來媳婦照顧的期盼，這似乎也間接說明了「婚姻」對男女的不同意義。

在尚未直接承受照顧壓力的情況下，對於照顧年老父母的議題，有些單身的男性會以「遇到了就做啊…沒有什麼願不願意的問題」(026UM)，或是「反正還是一種該做的事情…該盡的責任還是要盡啦」(008UM)來回應；也有些人則會將焦點放在「經濟能力」上，顯現出他們對父母年老、健康不佳時醫療支出的擔心，也反映出社會對男性賺錢養家的期待：

「我們最大感覺是什麼？是覺得說講句比較粗俗的就是努力賺錢！老人家隨時隨地他就是需要一種費用」(033UM)





「其實大家現在最迫切遇到的就是醫療嘛！大部分老年人都會需要一個長期醫療的行動！那個東西的話…這對一個家庭也是一個負擔」(034UM)

033UM雖表示在照顧父母的議題上直接講「錢」略顯粗俗，但這確是男性心中沉重的負擔，因此在訪談中，男性研究參與者常提到與照顧重擔息息相關的醫療制度之不健全。即便如此，從字裡行間中可發現他們對福利制度的改善並不抱持任何希望，只能要求自己更加堅強。

### 3. 婚姻：角色與責任的轉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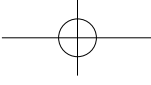
從以上的資料可以看出，在代間照顧關係中，男性被期待的是經濟資源的提供，女性被期待的則是比較多貼身照顧的部分。這些期待對男性而言，會一直持續到他們婚後，而對女性而言，照顧父母的期待不僅會影響一些女性的婚姻選擇，也持續影響她們婚後的生活。對於較年輕的單身女兒來說，與父母的情感關係，會使她感到未來必須承擔照顧責任的壓力，028UF對父母年老時照顧問題的擔心，很真切地反映了父母認為「貼心女兒」另一面不為人知的困擾：

「我男朋友住南部…可是我會堅持我要留在ㄗㄗ(按：地點)的原因，我覺得我可以就近…如果我媽需要什麼時候我可以回去這樣子…另外就是說，可能是像…不放心…譬如在婚姻上什麼的之類的…那如果我以後又有小孩的話，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分身乏術，就另外的會有一些擔心啦，當然這是想得比較遠的…」(028UF)

也有受訪的單身女性原先抱持著終身不婚的念頭，但是在承擔大量家庭照顧工作後，開始後悔自己的決定，因而動搖了不婚的想法。例如003UF辭掉工作回家照顧父親之後，因為與父親及手足的衝突，時常產生「不值得」的感受，認為婚姻或許會對自己具有保護的作用：

「如果這樣子你想不想結婚？我想有時候我老公會陪我去買，會幫我提吧！…那至少如果我照顧公婆，那我還是不是有老公或可能有小孩是我自己的！這個是最近的感觸啦」(003UF)

對於已婚的受訪女性來說，婚姻所增加的「妻子」與「媳婦」角色，往往必須消耗許多時間與精力，面對上一代的照顧需求，往往不得不減少付出，在過程中也體會到保有「自我」的重要性。例如受訪者中002MF為了照顧母親申請「留職停



薪」，雖然工作上得以喘息，但在照顧過程中的心理壓力，則需要慢慢去適應與調整；002MF與014MF婚後對照顧公婆相當盡責，但卻覺得自己付出再多仍被要求再付出，慢慢地意識到保護自己的必要性。

## 四、結 論

透過34名研究參與者的分享，本研究得以窺知成年子女在代間照顧議題上的想法以及他們與年老父母的關係。以下摘要本研究的重要發現，指出未來研究的課題，並列述本研究之限制與研究者的個人反思。

### (一) 研究的主要發現

#### 1. 「照顧」現象具有強烈的心理意涵與相互性

受限於文獻中對「照顧」的狹隘定義，研究上對於家庭老人照顧的成果多集中在對失能老人的護理與社會救助方式的探討，容易忽略家庭中的老人即使身體有病痛，仍然可能在經濟上或生活中的某個層面「照顧」子女，這是本研究受訪者一再提到的狀況。

本研究也顯示，對成年子女而言，代間照顧關係具有強烈的相互性與重要的心理意涵，他們打破了傳統成年之後必須贍養父母的社會法則，反而從父母處得到許多協助。成年子女也逐漸意識到年長父母所需要的不只是照顧，而是用心的陪伴；這些發現似乎說明了親子之間的權威關係，有權力反轉的現象。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子女與父母均需要一些心理上的調適。

此外，由於本研究的受訪者的年齡主要介於30-55歲之間，他們的父母多處於剛邁入老年的階段，與一些文獻採用「照顧」一詞時所指稱的失能老人有一些差距。檢視本研究中所討論的各種代間照顧關係，雖然包含了護理與社工界在談論失能老人家庭照顧時的照顧決定、資源、關係等層面，但有更多的部分是在談論代間照顧關係中情感與角色上的變化與調整，這個部分或許可用「陪伴」與「奉養」來稱呼之，不過，或許是由於「陪伴」一詞比較口語，目前在學術上尚未被清楚定義，不



過在坊間心理類的雜誌中已開始有所探討。舉例來說，張老師月刊曾經以「陪伴——關係裡最難的一堂課」為題，製作了一個專題，討論家庭照顧中「陪伴」家人過程中的辛苦與回饋(見黃宜敏，2006)。至於「奉養」一詞，也曾經在劉玉瓊、馬麗庄、陳膺強(2006)的論文中被構念為老人的居住、生活費及實際的照顧安排。本研究雖仍沿用「照顧」一詞作為探討的主軸，以便於與其他文獻對話，但主張用較寬鬆的定義來解讀。研究者認為，台灣在邁向高齡化社會的同時，在「失能老人」之外，將存在著越來越多需要被照顧、陪伴、奉養的老人；而這些老人也可能反過來成為照顧家庭、貢獻社會的力量，國內學界在進行相關研究時，宜再對相關名詞有更多的突破與思考。

## 2. 家庭權力移轉過程中兩代的協商

本研究也看到一些家庭經驗傳承與阻斷的現象，指出童年的親子經驗仍深深影響著成年後的親子關係，並為個人帶來或多或少的困擾。此外，本研究的受訪者在父母年老的過程中，逐漸看到了父母的依賴及自己的責任，然而在上一代放下權力，下一代擔起責任的過程中，年老父母的自主與自尊以及中年子女的成熟與獨立都是必須注意到的議題。身為承上啟下的成年子女，如何面對過去交惡的親子關係、如何接續家族的責任、如何適當的介入與改變，在在考驗著他們能力與智慧，本研究呈現了一些成功的處理模式，也描繪了不同家庭的經驗。

本研究的結果呼應了醫護界近年來所提出的「以家庭為中心」的照顧觀(徐慧娟、吳淑瓊，1998)，也試圖在學者監督政府提供家庭照顧者喘息服務、家庭支持等方案的思維之外(黃秀梨、陳月枝、熊秉荃，2006)，從「關係」的角度出發，尋求另一種照顧關係的可能。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家庭照護關係中，情感確實是一項重要考量，但家人關係的互動，更需要深入探究。未來或可考慮從不同家庭成員的角度，探詢他們的分散與聚合觀點。

本研究所討論的代間權力移轉現象亦值得進一步觀察。從研究結果來看，子女似乎在成年後仍然被父母「照顧」著，並沒有明顯的「反哺」、「贍養」的行為；而當年老父母病痛時，成年子女往往會因醫療資源或經濟上的優勢，反而在照顧上表現出相當程度的權威，這些親子間權力反轉的現象與費孝通(2006)所提到的傳統



代間贍養的「反饋模式」似乎已漸漸有所不同。不過，這個改變並不必然表示代間照顧關係會自然地移向西方社會的「接力模式」，這中間是否會出現某種斷層或混亂，需要更多的資料來支持。此外，在老人權力降低的同時，我們除了慶幸年輕一代增加了自主發展的可能性之外，是否也要同時擔心老人失去權柄後在心理健康上的調適，特別是東西方的研究均顯示「自主」對老人身心健康與生活滿意的重要(邱清榮，1997；Allen, Blieszner, & Roberto, 2000)，因此，如何兼顧家庭中不同世代者的需要，應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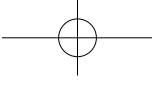
### 3. 照顧意願與方式受性別與婚姻牽引

本研究也討論到男性、女性、已婚、未婚，誰才是主要照顧父母的人的問題。研究結果顯示，單身未婚女性可能因為婚姻及性別的因素而被期待負起照顧之責，這點雖呼應了「照顧者女性化」的普遍現象(Guberman et al, 1992；溫秀珠，1996)，但卻與過去華人社會的期待有所不同。訪談中，受訪者003UF曾多次提到自己辭去月入6萬的看護工作回來照顧父親的不值得。她從自願單身的狀況，改變到謀思透過「婚姻」來改變現況的心路歷程讓人印象深刻。而此個案的轉變，也讓我們充份地看到了「女性」作為被期待的照顧者之兩難：她們如果進入婚姻，隨之而來的「媳婦」角色將使她們被期待成為公婆主要的照顧者；但是如果不進入婚姻，她們又會成為原生家庭中理所當然的照顧者，甚至還要越界替其他手足的小家庭代勞，這種「為人作嫁」的心情更促使她們思考進入婚姻的可能性。

就男性的部分來說，本研究發現兒子雖較少提供父母貼身的照顧，但是他們也認為「陪伴」父母是很重要的。特別是結婚之後，若自組小家庭，沒有與父母住在一起的男性，會將「回家陪父母」視為很重要的工作。在這一點上，受訪者016MM不畏風雨，排除萬難，30年如一日，每週一次往返台北、桃園兩地的堅持是最突出的例證。

此外，本研究發現已婚的兒子仍然被賦予相當大的權力與責任，兒子負責照顧父母所需的經濟與重要決策，媳婦負責貼身的生活照顧仍是部分家庭的寫照。但是當家族不再能如農業社會中的繼承關係給予兒子資源與權柄時，家族中最有能力提供父母照顧的人，或是與父母關係最親近的人往往取而代之成為主要的照顧者。這





個部分的發現似乎暗示了傳統延續過程中新的「照顧」選項的出現。

不過，由於「最有能力」與「最親近」相對來說並非一個客觀的指標，加上性別平權觀念逐漸普及，多元家庭型態益增，手足之間如何協調出照顧父母的人選與方式，牽引著其後的各項問題與調適。此時，彼此的理解、肯定、支持、回饋就顯得特別重要。本研究中，出於自願、獲得家人正向回饋、懂得維持自我空間的照顧者通常能得到許多再照顧的力量，反之則易陷入兩難的困境；可見，代間照顧關係雖然受到性別與婚姻限制，但是若能在關係中保有自我，適切拿捏代際距離，仍存在許多突破的空間。

## (二) 研究限制與反思

在研究限制的部份，由於代間照顧議題涵蓋的層面甚廣，每個人的經驗又往往有其背景脈絡，本研究僅能就所獲取的訪談資料呈現綜合性的論述，並依研究問題擷取適合的案例進一步描繪。細究起來，年老父母的健康與經濟狀況、成年子女的能力與資源，以及親子關係、家庭氣氛，均牽引著各種代間照顧的行為與感受，本研究並無法一一深入其內。

再者，本研究雖已透過預備會議、訪談札記、訪談討論會議等方式，試圖提昇訪員對研究議題與研究對象的敏感度、注意受訪者話語中隱含的語意，以提昇訪談資料的品質，豐富資料分析的理論意涵。但是這種類似紮根理論的研究取徑本身亦有其限制，其在資料詮釋的深度與行動實踐的意涵上，與其他派典相較顯得不足。此外，使用訪談單一方式獲取資料亦有其侷限，如研究對象敘說能力及記憶扭曲等問題，也不可避免地成為本研究的限制。

最後，本研究所訪談的對象侷限於都會地區中年子女，他們的代間照顧關係可能與鄉村地區不同；而由於他們的父母一輩在老年人口中尚屬年輕的一群，他們所呈現出來的代間家庭照顧困境也會與另一群年齡更大的老人有所不同。這些都是本研究在推論上的限制。隨著超高齡老年人口的日漸增加，未來社會將出現許多「老人照顧老人」的家庭；而多世代的家庭照顧關係亦可能日漸普通，未來研究應注意到這個現象並加以探究。





總之，在台灣乃至全世界逐漸邁向高齡化社會的同時，健康老人、失能家人乃至老化但身體微恙的高齡者勢必日益增加，在既有的失能老人的醫護照顧研究之外，更需要注意到其他老人以及其家人之需要，增加心理及家人關係層面的研究，並針對家庭中成年子女與父母的各種照顧關係與現象抽絲剝繭地進行瞭解。未來研究除了可從本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現象中界定適合的變項，進行量化驗證之外，亦宜進一步釐清各種現象背後形成的社會、文化、心理等機制，以豐富我們對成年子女代間照顧經驗的理解。

## 致 謝

本研究的完成要感謝34名研究參與者的分享，鍾明宏、張景婷的協助訪談，以及黃筱君、鄧皓引等研究助理提供的行政協助。

##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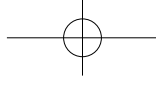
- 利翠珊(2000)：〈親子情感、家庭角色與個人界域—已婚女性代間情感糾結的經驗與內涵〉。《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3卷4期，77-107。
- 利翠珊(2002)：〈婆媳與母女：不同世代女性家庭經驗的觀點差異〉。《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3期，179-218。
- 呂寶靜(1999)：〈性別與家庭照顧：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見王雅各(編)：《性屬關係—性別與社會、建構》。台北：心理。
- 林萬億(2008)：〈高齡社會研究簡介暨高齡社會調查結果初步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高齡社會研究團隊主辦「『高齡社會的來臨』成果發表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宣讀之論文。
- 邱清榮(1997)：《我國老年婦女自主性之初探—以台北市居住於社區中的老年婦女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胡幼慧、周雅容(1996)：《婆婆媽媽經》。台北：鼎言傳播事業。



- 徐慧娟、吳淑瓊(1998)：〈提供社區式家庭支持方案能否減少機構式長期照護服務之使用意願？〉。《中華衛誌》，17卷4期，326-336。
- 許敏桃(2001)：〈臺灣老人家庭照顧研究之評析：護理人類學的觀點〉。《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11卷2期，167-177。
- 黃宜敏(2006)：〈陪伴：關係裡最難的一堂課〉。《張老師月刊》，348期，24-55。
- 黃秀梨、陳月枝、熊秉荃(2006)：〈從社會批判理論角度看台灣的喘息服務〉。《護理雜誌》，53卷1期，72-79。
- 葉光輝(1995)：〈孝道困境的消解模式及其相關因素〉。《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9期，87-118。
- 葉光輝(1997)：〈台灣民眾之孝道觀點的變遷情形〉，見張笠雲、呂玉瑕、王甫昌(編)：《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台灣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下冊)》。南港：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 費孝通(2006)：〈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見上海社會科學院家庭研究中心(編)：《中國家庭研究(第一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楊美慧(1990)：《單身女性之婚姻觀現象學方法的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楊茹憶(1996)：《未婚單身女性生活適應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溫秀珠(1996)：〈誰成為失能老人的照顧者？—以文化規範的脈絡來審視〉，見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 趙淑珠(2003)：〈未婚單身女性生活經驗之研究：婚姻意義的反思〉。《教育心理學報》，34卷2期，221-246。
- 劉玉瓊、馬麗庄、陳膺強(2006)：〈香港家庭有關老人奉養的安排：養兒防老抑或自求多福〉，見伊慶春、陳玉華(編)：《華人婦女家庭地位：台灣、天津、上海、香港之比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謝美娥(2003)：〈失能老人的生活現況與品質：且看親子兩代怎麼想〉。《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34期，1-37。



-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遠流。
- Jane, R., & Jane, L.編著，藍毓仁譯(2003/2008)：《質性研究方法》。台北：巨流。
- Allen, K. R., Blieszner, R., & Roberto, K. A. (2000). Families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years: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research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4), 911-926.
- Bengtson, V. (2001). Beyond nuclear family: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multigenerational bond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3, 1-16.
- Ely, M. (1991).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Circles within circles*.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 George, L. (1986). Caregiver burden: Conflict between norms of reciprocity and solidarity. In K. Pillemer & R. Wolf (Eds.), *Elder abuse: Conflict in the family* (pp. 67-92). Dover, MA: Auburn House Publishing Company.
- Guberman, N., Maheu, P., & Maillé, C. (1992). Woman as family caregivers: Why do they care. *The Gerontologist*, 32(5), 607-617.
- Horowitz, A. (1985). Sons and daughters as caregivers to older parents: Differences in role performance and consequences. *The Gerontologist*, 25(6), 612-617.
-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2<sup>nd</sup> ed.). Newbury Park: Sage.
- Schwandt, T. A. (2000). Three epistemological stances for qualitative inquiry: Interpretivism, hermeneutic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sup>nd</sup> ed.) (pp. 189-213). Thousand Oaks: Sage.
- Strauss, A., & Corbin, J. M.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Thousand Oaks: Sage.



# The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Relationship: A Qualitative Inquiry of Adult Children's Experience in Urban Taiwan

TSUI-SHAN LI, YU-YUEH CHANG

**Purpose:** In recent years,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ssue of elderly care with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how Taiwanese adult children deal with the demands of caring for their parents as they move into old age. We focused on 3 aspects: gender, marriage,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Methods:** For the purpose of exploration and theory building, a qualitative method was used in this study. We invited 34 adults age 30 to 55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recruited through 3 channels: personal acquaintances, contacts of friends/relatives, and participant recommendations.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male and the other half female. Half were unmarried and the other half married. **Results:** Three themes in these adult children's experiences of caring for their parents were identified. The first was the direc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Adult children seemed to "accompany" their parents rather than "care for" them. Aging parents instead provided assistance to their adult children in many ways. The second theme related to the change in family relations; there was a power-shift phenomenon in adult intergenerational caring experiences. The power and the capacity of adult children rose in the process of caring for their parents. Further,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childhood seemed to affect the adult children's car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arents. The third and final theme generated was the boundary marking of gender and marriag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unmarried daughters seemed to be automatically considered a primary caregiver. On the other hand, unmarried sons we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he family legacy and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ir parents. In addition, unmarried daughters worried that the daughter-in-law role accompanying marriage would add the responsibility to care for their parents-in-law and cause them to lose their self-identity. **Conclusions:**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relationship has a strong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 and follows the reciprocity rule. A child's willingness and method of caring for elderly parents is affected by that child's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In addition, the power-shifting process of the evolv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brings a lot of challenges to adult children.

**Key words:** care-giving, intergenerational bond, aging parents, qualitative research

Tsui-Shan Li: Professor, Fu Je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ld & Family Studies.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shan@mail.fju.edu.tw)

Yu-Yueh Chang: Graduate student of Ph. D. progra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